

鎖鏈上的孩子

安德烈·烏姆塞爾著

André Wurmser

L'enfant enchainé

本書根據 Les Éditions Françaises Réunis 1950 年版本譯出

鎖鏈上的孩子

原著者 [法]安德烈·烏姆塞爾
翻譯者 默 森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總發行所 155 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 094 號

上海華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開本：787×1092 經 1/27 印張：9 8/27 插頁：1 字數：153,000

1959 年 5 月第 1 版

195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15,000

統一書號：10078·0713

定 價：(九)0.75 元



安德烈·烏姆塞爾

CA 450/04

作者介紹

安德烈·烏姆塞爾同志是法国近代进步作家和文艺評論家，也是新聞界中著名的和平战士。一八九九年四月二十七日生于巴黎的一个法籍犹太的小資產階級家庭中，父亲是一个銀行小職員。烏姆塞爾幼年就喜欢文学，但迫于生計以及由于家庭的压力，不得不到商业学校中求学。毕业后当过商业兜銷員，皮革商，后来才从事文学写作。

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的法西斯政变使許多人有了政治覺悟，烏姆塞爾也是其中之一，成了“反法西斯知識分子民团”（Comité de Vigilance des Intellectuels Antifascistes）的秘書之一，不久又担任苏联之友及今日的俄国杂志总編輯。烏姆塞爾入法国共产党已二十年左右。第二次大战开始，他在法国南部都鲁士城主持一个秘密报刊爱国者，胜利后該报获得合法出版权，仍由烏姆塞爾主持。一九四七年来巴黎，参加两种报纸的編輯工作：今晚和法兰西文学报，在法兰西文学报中整整主持了十年的小說評論。一九五四年开始，奉法共中央委员会命令为人道报执笔，一直到現在。

烏姆塞爾的作品非常丰富，除了在报纸上发表的各种社論、政治短評、文艺評論等文章外，还著了不少書，如：占有人的更換（小說），孤独書東（短篇小說），背教者的改編（論述），戴高乐和他的仆从（論述），杀人者先死（摹仿性偵探小說）等，最后还有一部七本的小說一个人到世上来，也是作者本人的自傳。

給中国讀者的几句话

有两种不同的人們，他們对事物的反应是相反的：一种是属于一个分裂的社会的有文化的人，另一种是属于一个对人道有着正确估价的社会的有文化的人。西方世界的評論家們——至少是属于它的思想范疇之內的評論家們——所以对苏联、以及更普遍地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保持着一种頑固的緘默，这是因为如果他們一旦对他們所橫加污蔑的世界有了認識之后，他們对它的仇恨就会消除，而这种仇恨与其說是来自成見，还不如說是来自无知。相反，新世界中的有文化的人——以及旧世界中思想和他們相同的有文化的人——却在努力設法把新旧社会都讓別人認識，也就是說任凭人們判断。他們什么都不害怕，正如格蘭西所說的：真理是帶有革命性的。

我想上面所說的就是這本書所以能榮幸地被譯成中文的主要的理由。這本書敘述本世紀最初三分之一的一段时期里法国社会中的一个知識分子的演变，这个知識分子既不比大部分其他知識分子更正直，也不比他們更愚昧。但愿它能帮助它远方的讀者了解我們的問題，我們的困难，我們的希望和我們确信的事物。

我說“远方的”，这样說法正确么？来日用原子发动的飞机虽能縮短我們之間的距离，但这飞机还不及对人类相同的信任，对未来世界差不多的看法，同样思想的方法，以及对人們的斗争

同样的估价,这些早已使我们更接近了,接近还不够,应当说:联系在一起。

尽管这部著作存在着不完善的地方,可是我期望中国读者能通过写在这部译成他们祖国文字的作品前面的短短几行字句里,看到一个生在死亡的世界中的人寄给他的生活在新生世界中的兄弟们的一片心意。

安德烈·乌姆塞尔

统一书号：10079·0719
定价：0.76元

目 次

作者介紹	I
給中國讀者的幾句話	II
第一章 我家里人的風尚習慣	3
第二章 詩人的幼年	38
第三章 詩人的愛情	71
第四章 我的父親	146
第五章 稿本的改編	178

重要人名表

——以在書中出現先后为序——

查理——本書主角茹利安的大舅舅。

路西安——茹利安的二舅舅。

比埃尔——茹利安的三舅舅。

安多妮脫——茹利安的表妹，路西安的女儿。

克利絲嘉娜——查理的妻子。

阿泰美斯——克利絲嘉娜的妹子。

奧蘿尔——路西安的妻子。

亚道夫——茹利安的外叔祖。

雷蒙——亚道夫的孙子，茹利安的表兄。

菲利伯——雷蒙的弟弟。

罗兰絲——雷蒙的妻子。

特呂太太——茹利安家的女佣。

賽丽斯丁——茹利安外婆家的阿媽。

鸞泰——賽丽斯丁的丈夫。

戴奧陶尔·杜勃洛克——茹利安的父亲。

格雷翁——格雷翁銀行的老板。

莫妮格——格雷翁的女儿。

茹利安·杜勃洛克——本書主角。

賽丽納——茹利安的母亲。

路茜安納——小学里的女工友。

弗隆崗——小学校长。

弗雷德里克·拉伍尼——茹利安的同学。

奥尔唐丝——弗雷德里克的母亲。

雅几诺——小学里的先生。

拉锡士——茹利安的同学。

维爱松——茹利安的同学。

巴于——茹利安的同学。

拉刚格——茹利安的同学。

罗谢·梅也哥脱——茹利安的同学。

凡勒雷亚——茹利安的同学。

妲妮丝·嘉尚——茹利安第一个女友。

小沙歇门——茹利安邻居的小朋友。

瑪利·珂香——茹利安外婆家的女佣。

瑪利·露意丝——格雷翁的妻子。

皮尔斯基——格雷翁銀行的职员。

居士达夫——茹利安的外公。

奥尔茹——茹利安父亲的女管家。

亚尔弗雷特——茹利安的伯父。

馬賽儿·特·鲍林——茹利安父亲的朋友。

茜蒙納——馬賽尔·特·鲍林的妻子。

賽玢納——茜蒙納的妹子。

爱特維笑——亚尔弗雷特的妻子。

亨利——戴奥陶尔的助手。

維勒——戴奥陶尔的助手。

第一章 我家里人的风尚习惯

我的外公外婆住在愚尔木路上的一所房屋的底层，离开人墓只有两步路之远；我们把那儿叫做“老家”。差不多每一天，我的查理舅舅和路西安舅舅，他们一个住在里昂路、一个住在亚希佛路，都得“到老家来”。我母亲从跟我父亲分居以来，就住在弗盎町路上，就在愚尔木路的尽头，也是没有一天早上不“到老家来”的，还有我那从没有离开过他父母的比埃尔舅舅，每当指责他两个哥哥的自私的时候，总是指着天地发誓，说自己就是结了婚，就是住得再远些，譬如说蒙瑪脫区，也不能三天不“到老家来”。

我的外公外婆自从结婚以后就一直住在这个底层里，他们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也都是在这儿出世的，它是瑪加台家庭的宗祠和纪念馆，里面的家具谁也不能动一动。就是安放查理和路西安舅舅曾经睡过的那一对床的那间历史性的房间，也不能变动，正好象进门处那装有花玻璃窗的阴暗的走道一样，那间面临人行道的饭厅——夏天外边两个师范学校学生的谈话声从那开着的窗子外边传进来时会使我们不得不静默一下——还有那间死气沉沉、不起作用的会客室，里面陈列着一些披着椅套的靠椅，一直在毫无价值地褪失着它们原来的色泽；在复着网眼线毯的壁炉上，呆呆地搁着一些已经死亡的人的肖像，其中也夹杂着几张陈旧不堪、看上去也都象亡故的人一样的还活着的人的

相片：这儿有我那张小时候鬚着头发象个女孩子的照片，左边的一张是亚道夫外叔祖，他那时候也是三岁，穿着一条花裙子；右边的一张是查理舅舅，穿着一身龙骑军的制服，在他弯着的臂膀下边夹着一顶带帽纓的头盔。

查理舅舅长着一副不够方正的胖身材，红红的双颊，剪成平顶的一头美丽的未老先衰的白头发，一个布满了小窟窿的大鼻子和一双猪仔的小眼睛，虽然他经常大发雷霆挤巴眼睛，可是总不能把它睁大一点。他曾经在亚倫兄弟織造厂当过一个很长时期的經銷人，我外公就是这家厂里最早的一个推銷員，比埃尔舅舅也替这家工厂在巴黎的郊区到处跑着。后来，查理舅舅不知为了什么突然臉都气红了，說話也結巴了，把代表着所有的亚倫兄弟的他們的經理罵了一頓。从此以后，他就在西部几省里推銷着蝴蝶牌的罐頭食品，这些罐子上繪着些日本式的拉丁字母，写得很别致，不容易看出是些什么字。

不論在哪里——在“老家”，在弗盎町路，在里昂路，在亚希佛路——到处都乱七八糟地放着蝴蝶牌青豆的罐子，这些并不是普通的所謂好貨，也不仅仅是品質較佳的上品，而是不同凡响、首屈一指的极品。我常常玩弄着一些仿造得和蝴蝶牌一模一样，印着日本式拉丁字母的小号罐頭，这些是專門为了給各个小杂货鋪作为广告的贈品。还有在我外公的抽屜里，在那間黑暗的小屋子中的箱子里，在比埃尔舅舅房里所有家具的上面，到处可以看到无数一叠叠的衣料样本，貼着椭圆形鋸齒边的FJBH^①字样的商标，在編号下面有着用神秘的字母标的价碼，这种写法是根据一本密碼来的，我知道里面最主要的關鍵語是

① FJBH 即亚倫兄弟織造厂的厂名的縮写。

“果醬”這一個字。我那安多妮脫表妹每次從這兒回到亞希佛路去的時候，總是抱了一大堆這種每頁都用長方形呢料裝釘的樣本才走。

無疑地，我們過分夸贊着查理舅舅的偉大成就，我們時常提到亞倫兄弟一定在因他的離去而後悔。羅歇·許·榮城的居民對青豆，簡直是喜愛得發了狂；每一個月，那永遠滿足不了的城市里的批發商總要來叫我舅舅去。因此，只要當一個做丈夫的推說是為了業務上的應酬不能回家的時候，我們就會說：“又是一個上羅歇·許·榮去的人！”

他還有比這方面成就更大的事呢，查理舅舅喜歡講些笑話，往往是很粗俗的，他那種永遠沒完的粗魯的喧嘩聲總是惹得克利絲嘉娜舅母生氣。她是個外省人，矮胖身材，一張沒有表情的臉，那沉着而遲緩的行動，過於挺直的脖子以及那種每講一句話就要咽一下垂涎的神情，看上去活象一只蠢頭蠢腦揚揚自得的火雞，可是舅舅主要的打諢對象却是跟他住在一起、替他管理着家務的小姨阿泰美斯。雖然阿泰美斯是活潑、瘦削、個性倔強，而舅母却是遲鈍、臃腫、性情善良，可是她倆卻總是穿着一式一樣的灰色或者栗色的衣服，露出里面一件白緞子的衬衣，釘着花邊和假鈕子。克利絲嘉娜舅母跟阿泰美斯二人形影不離，使我們很自然地把她們叫做查理舅舅的“女人”。我小時候，還曾經問過我媽媽說為什麼她沒有丈夫，而查理舅舅卻有兩個女人。（這一句天真而又多么殘酷的話，也成為我家具有歷史性的語言，而常為我們得意地回憶着。）

當我們取笑查理舅舅的兩個女人的時候，他會跟我們一齊嬉笑；假如他因此而真的惱了，拍起桌子來，我們就怪他的性子暴躁，不會想到是出于他們夫妻間愛情的緣故，否則就顯得可笑

了。有时，会有这么短短的一忽儿，他忽然沉默了下来，变得比我們每个人都更慎思熟虑；也許他在出外旅行或去罗歇·許·荣的时候，始終是那样一个聪明、稳重而又帶着一些泄气的样子的人，可是这是不常見的；而最可能看到的是他高声咆哮和使劲关門，而克利絲嘉娜舅母就低声啜泣，发出一种可笑的“唏、唏、唏”的声音。“可怜的克利絲嘉娜！”我們會說，“应当承認跟这么一个神經質的人在一块儿，她是不会事事如意的！”因为在我們十分公正的看法下，誰要能荣幸地当上了瑪加台家庭里的一份子是不会不遇到一些小麻煩的。

在里昂路的家里，从每天被阿泰美斯拾掇得光可鉴人的家具上面可以反映出我的舅母們的为人。在那摆着薩克斯的小玩意的壁架上，在那鋪着厚厚的台毯和暗淡色毡毯的桌子上，沒有半点灰尘，沒有一些紊乱，簡直象没人住在这儿似的。在那口漆得灼亮的衣橱里，克利絲嘉娜舅母珍藏着她的宝贝：有一些沒有用过的零头料子，說不定哪一天“用得到它們”的时候可以上这儿来找到的；有再也不会拿去鍍銀的褪了色的餐具，因为“这样做会跟买新的一样貴”；还有孩提时代的纪念品，美术明信片等……所有这些东西都分別用附着标记的紙盒装着；有“絨織物”紙盒、“刺繡品”紙盒、“緞帶”紙盒，甚至还有“廢物”紙盒。午飯后——菜肴异常丰富，說明了她們二位对我的厚爱——我把那本皮面子上印着暗淡色紫刺花形的照相簿摊放在双膝上（只是限于查理不在家的时候，否則他会取笑这种消遣的），阿泰美斯和克利絲嘉娜坐在我的身旁。“瞧！这是我們的阿黛尔舅母，你知道的，茹利安，阿黛尔舅母！”第二天，我在我的地图上去找那舅母的舅母的县份；这是一个淡紫色的省份里的一个小圆圈，从此这个小圆圈就跟我发生了一点儿关系。

瑪加台家的人瞧不起克利絲嘉娜舅母和她的溫柔，也瞧不起阿泰美斯舅母和她的高傲；假如她倆之中有一个居然敢提起这照相簿上的一个人物的时候，在她們走了之后，外婆会嘲笑地说：“她的阿黛尔舅母！你們說說看……就象这个能使我們发生兴趣似的！”外婆身材肥大，她那件充滿着威严的黑色开司米长袍把太师椅的两面把手都掩复住，当她說“我們”二字时，与其說象是一个婆婆，还不如說象是一位皇后。

这是因为男子們經常地不在家，增加了她老人家无上的权威，这无疑是瑪加台家的傳統。啊！人們該是多么地羡慕我們有着她那样一位皇家气概的威风人物，她那一双厚实的手老是戴着一副黑紗手套，稀朗朗的几根銀絲白发梳得光光的——好象是两把灰色的梳子貼在头上似的——嘴唇上面长着一颗黑痣，还蓄着三根毫毛！

她的孩子們把她恭維成一位盖世无双的母亲和为着儿孫們受苦受难的媽媽。他們說：“你想，假如克利絲嘉娜竟敢无礼地埋怨起查理来，你想，母亲該是多么地痛苦：一个象她这样的母亲！”当我急促的心跳急坏了我的母亲，或者当我莫名其妙地肚子痛了起来的时候，比埃尔舅舅也会这样說：“可把我那可怜的媽媽愁坏了……你們想想看：一个象她这样的外婆！”大家也說着：“一个象她这样的嫡母！”“一个象她这样的妻子！”此外，每当她的子孫有了灾害的时候，外婆总是第一个把自己看做是主要的不幸者。假如路西安舅舅服务的那家格雷翁銀行面临破产危机的时候，外婆会叫起来：“我就差这个了！”（这样一来，奥蘿尔舅母可再也沒有权利表示忧虑了；否則大家会对她說：“您还年輕着呢，您！”）当恶运繼續追逐着我們这位老祖宗，使我那位大名鼎鼎的亚道夫外叔祖的孫子、雷蒙表哥干了对不起他那美丽

的罗兰絲的事的时候，外婆会叹着气說：“真是从来没有再比这事使我更不幸的了！”

在她睡着的时候，我們那种小心翼翼的模样，更說明了我們对她老人家的尊敬。每天早上，我外婆总是肯定地說她“一夜沒有閉上眼”；她听到了报时的鐘声，也听到了書鋪子的开門声和那些起得最早的邻居們在她窗外走过的声音。想到了她整夜失眠的痛苦，想起了我們自私而昏沉的酣睡，我們不禁肃然地感到內疚和佩服；于是，这个事例引起了我們之間一个友好的竞赛，瑪加台家的人总是用差不多是胜利者的口吻对旁人說他没有睡着过。

一星期中仅仅有这么两次或三次，外婆很惊奇地表示她“睡了一小覺”，可是即使是在这些日子里，在午飯以后，她还要休息上几个鐘头，有时候一直睡到吃晚飯。于是屋里变成了教堂；女佣踮起了脚尖走着，在我們大家焦虑的眼光下，她象一个踩軟索的人那样小心翼翼地整理着文艺复兴式的餐橱里的碗蓋；为了相互关照保持更大的寂靜起見，人們离得老远指手画脚地打着再見的手勢，假如我失手掉下了一件玩具，比埃尔舅舅会低声地叫起来，象个戏台上的提辞人，說我簡直应当上断头台，我这个“連外婆睡眠也不知尊重的人”。

我的路西安舅舅是从来不叫喊的，連最低的声音都不吭一声。他那驕子般的黑长睫毛增强了他眼神的忧郁；他的音調是既哀怨而又含糊的。一般來說，常出門的人是有些瞧不起家居的人的，可是令我感動的是他們对我恰恰相反，他們时常驕傲地說我：“啊！瞧这打大年初一到三十晚上足不出戶的家伙。”正好象是那班放逸的人們一方面对規矩的人极尽其嘲笑的能事，而另一方面却紧紧地監視着自己女儿的貞操。

路西安舅舅热爱着他的妻子，用温柔的口气和她講話：我們大家都深信他對奧蘿爾是千依百順的。克利絲嘉娜舅母想要獲取婆家人們對她的好感和為她平日忍氣吞聲的生活出一口氣，就責備路西安的懦弱無能。總之，由於他太好的心腸，大家都認為他够不上稱為一個男子漢。至於我那安多妮脫表妹，真可惜，這一個被她母親在“大伙兒的怨恨”之下領大的愛賭氣的孩子，實在無法得到人們的疼愛，而大家都針對着這件事，帶着嘆息的聲調噉噉地談論着，象演傳奇劇一樣；相反的，大家對她在鋼琴方面的進步，卻又認為是一件非常值得驕傲的事情，可是我們每人都暗自惊奇別人會喜歡靜听她那沒有歌唱的演奏。

比埃爾舅舅和外婆有着一個很細致的記錄，統計着路西安夫婦倆上他們兩方面家里去的次數，雖然從這記錄上可以得到些安慰，可是也引起了挺大的妒恨。外婆對克利絲嘉娜舅母只是蔑視，但對奧蘿爾舅母却恨她“奪去了她的兒子”。

原因是，奧蘿爾舅母時常和路西安舅舅手拉着手，甚至在分別的當兒還要把丈夫吻個不休，全沒有顧念到我那可怜的外婆。這種壞樣兒激怒着所有瑪加台家的人，我們的家庭素來就是異乎尋常地正經的。當然羅，查理舅舅也從沒有停過嘴講些放肆的話，但那只是些抽象的馬里烏斯、奧利佛和萊維的事^①——可是他從來也沒有當着大家對他妻子有過親熱的表示，只有在遠離眾人眼光的地方，在羅歇·許·榮城的時候，用我外婆那句厉害的話來形容，他才敢去干那些混帳事兒。同樣的，當比埃爾舅舅在三十歲左右的時候，我外婆時常噉咕着：“好！你替他辯護

① 馬里烏斯(Marius)、奧利佛(Olive)、萊維(Lévy)都是法國人，尤其是馬賽區的人們在开玩笑時所常常提到的人名。